



【台灣】
涂静怡

秋 箋

讓所有的波動都變成種籽
在這充滿溫馨的季節裡
我要細心的播種
在這夢樣的土地上

秋 笺

〔台湾〕涂静怡

花城出版社

秋 笈
〔台湾〕涂静怡

花城出版社出版发行
(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11号)

广东省新华书店经销
广东新华印刷厂印刷

787×1092毫米 32开本 4.25印张 2插页 40,000字

1990年11月第1版 1990年11月第1次印刷

印数1—320册

ISBN 7-5360-0758-2/I·681

精装定价：4.50元

深情的诗梦 精致的心语

——读涂静怡的《秋笺》

杨光治

《秋笺》是台湾著名女诗人涂静怡的第五本诗集，是她在大陆出版的第一本诗集。

翻开《秋笺》，一股浓烈的感情马上涌上我的心头，使我不忍释手。有人说：“诗发乎情，故能感人之情”（方熏：《山静居诗话》）。“诗是强烈感情的自然流露”（华兹华斯：《抒情歌谣集1800年版序》）。信然。淡情的诗，其味必寡，这一来不管它的思想如何深刻，也难以进入读者的心扉。这观点虽为某些“新潮”论者所不喜，但它却是已为古今中外无数诗歌现象所证明的真理。

如今，它又再次被《秋笺》证明。

涂女士认为：“诗是属于心灵上的事”。她“最喜欢的诗是充满了深情的诗，不管是对大爱或小我”（《我的诗观》）。《秋笺》是她的诗观的实践。对于这个集子，她还说：它“是这些年来我在报刊上陆陆续续发表的小诗。不管你称它是‘心灵的独白’，或是‘梦’，既然已写出来了，就希望有人来读它，来分享。”（《秋笺》的序）现在，先让我们“分享”有

关爱情的篇章中的美“梦”。

爱情，是人之常情。文学即人学，作为主情的文学形式——诗歌，与爱情结下难解难分的深缘。涂静怡笔下的爱情，是很有特色的。她没有直接描绘爱的火热场面（如接吻、拥抱之类），而是从各个不同角度去歌唱爱，抒写心中的爱。诗人在《如果》中写道：

如果

这世间有更深沉的悲哀

那便是眼看着盈盈的爱

逐渐自掌中滑落

诗从失去爱的悲哀来衬托爱的价值，这是“广义”的情诗。但它是生活经验（不一定是某一个人的）的升华，所以具有真切感。涂女士更多的是抒写“我”的爱情，《织梦》、《倘若》、《我愿》、《有一天》、《送行》等，都是这方面的佳作。

就说《织梦》，它的字里行间跳动着一颗热切而挚诚的心。那“万物在月光下早已憩息”的静夜，“我”的心“犹如一部织布机”，在织造“一则/古老的故事”——

故事里有梦

梦中有你

全诗最后“聚焦”于“你”，笔一点破即戛然而止，韵味却溢出篇外，“我”对“你”的深情被充分显现了。爱情是人人都怀有过的，但只有爱得热烈、执著才有美感，才值得歌唱。从这一角度来判断，〈有一天〉就更具有价值。

诗叙写的是未来的岁月，“霜染鬓丝 / 皱纹额际”的老年时光——

到那时 我愿

再度点燃小楼的灯

戴上老花眼镜

重读昔日你

为我留下的诗篇

重温那一串

梦样的回忆

而后

把一双已干瘪的手

伸向你 问你

可愿到我心灵的一角

来憩息

以喁喁低语来倾诉永恒的爱，以细腻的笔调来描绘这种最美好的人生情味。柔情如水，“水”中却跳荡着炽热的心。

这些情诗都是“心灵的独白”，都是“梦”，温馨的“梦”，对人生充满信念的“梦”。

一位大陆著名诗人认为涂静怡是纯情诗人。上述的诗例，确是“纯情”之作。然而她是一位多面手，〈秋笺〉里有很多哲理诗。〈心灵的小屋〉、〈墙〉、〈沉默〉、〈时间之流〉、〈对影子说〉、〈逆境〉等，都是隽永的作品。

这与她的诗观并无矛盾。因为情历来不排斥理，而理只有熔铸于情中，才得以焕发辉芒（否则就可能沦为干巴巴的说教）。更何况，涂女士诗作中的哲理，都是经过心灵去“酿化”，提炼的，所以同样是“心灵上的事”。

请读〈逆境〉。逆境是人人都可能遇到的，“童年的苦楚太多了”的涂女士，就是闯过逆境成长的诗人。正由于这样，她对逆境有深切的感受。诗的开头，颇为突兀，但又形象——

忘掉它

像忘掉一朵玫瑰

一串盈耳的潮音和

一把炼过纯金的火焰

.....

像那朵花 已经凋谢
像那把火 已经熄灭
像那串潮音 已无法留住
像我走过来的脚印
终被淹没在
时光的流里

“玫瑰”与“潮音”等美丽的东西与使人倒霉的逆境构成鲜明的反差。诗以此来比喻，流露出对逆境的留恋之情，为什么诗人的感情如此独特？“炼过纯金的火焰”一句作了“注解”——原来，诗人把逆境视作锻炼（人）之火，发现它有助于人的成长。诗告诉人们，逆境定会随着时间流失。这是生活的强者的声音！“纯情”的她，胸中别有雄豪，这是她有别于其他许多同代的台湾女诗人的地方。

这首结构缜密的小诗，全是议论。议论中凝寄着对逆境的既有点留恋又蔑视的感情，可作座右铭。

涂静怡的哲理诗，有的是采用议论的方式来直接展示内涵（这些议论都是带着情韵的，形象化的），如上述的《逆境》及《沉默》等；有的则是通过歌唱具体的物象来“曲折”地表达，如这首《心灵的小屋》。这样的哲理诗，另有风味。

诗先描绘这“小屋”。它“环堵空寂/只有容膝之地”，简陋而小；“没有盈门的访客/没有丝竹的奏歌”，清冷得有点凄凉。然而“我仍满心欢喜”——

只因 只因
在这小屋中
我是
唯一的主人

“小屋”是象征体。“我”之所以“满心欢喜”，就因为“我”主宰着这一块小“天下”。诗形象地表达了掌握自己命运的冀求。另一方面，这“小屋”既然是“心灵的”，它也可理解为心的象征。诗传导了“我”喜爱恬淡、朴素的情怀。这首小诗结构很简单，表面看来内容也很平淡，但蕴涵却很深刻。

涂静怡的哲理诗都是人生经验炼成的晶体，都与人们的生活戚戚相关，所以与读者没有距离感。它也是“梦”，闪烁着智慧的灵光、向往美好的人生的“梦”。

我更喜欢她那些咏物实际上是咏怀——抒写抱负的作品。这类诗，是“我”与自然、“小我”与“大我”的融合，也是感情与哲理的融合。

《泥土》是其中的一首。它是采用拟人手法来写的，泥土就是“我”，诗抒发了对这种“卑微的”、被

人认定是“宇宙间/丑而蠢的东西”的敬仰之情。在歌唱了“我”把种子哺育成大树或花或小草之后，接着让“我”直接展现怀抱——

我不问你的高大或微小

只公平地奉献

因我乃大地上的一撮泥土

“你”，指树、花、小草。这一结尾使“我”的崇高风貌得到更完整的展现。

诗歌颂了泥土的“公平地奉献”的公正、无私精神，树立了一个平凡而伟岸的艺术形象。“我”也就是诗人，可见出诗人的情愫。涂静怡的抒情世界，比许多同代的台湾女诗人深邃、宽广。

诗人还满怀深情地歌唱了“无人知晓/你来自何处”、“无人探问/你将归向何方”，只是“默默地/持着自我的方向”奔流，以“无私的爱”去关怀、滋润“龟裂的土地”的小溪流（《小溪流》），歌唱了“知足于常绿”、“无惧于风的拍击/无惧于雨的淋漓”的小草（《草的语言》），等等。这些诗都是充盈着“大爱”之情，阐发对人生的感知及理想的作品。它们已跳出“纯情”的范畴和个人的小天地，“我”已融汇于大自然、大社会之中了。这类作品很容易流于空泛，但涂静怡的作品却无此弊端，因为她的笔尖始

终饱含着感情。

这类诗自然也是“心灵的独白”，是“梦”，是追求自我完善、关怀众生的“梦”，追求社会完善的“梦”。

她的诗是“梦”，然而又“把这纷纷攘攘的世界/幻作是一场梦境”。她的目的正是“要用美妙的舞姿/叩响大地的门扉/让那些沉睡的人/自梦中苏醒”（《舞》）。所以《秋笺》中的诗，不管是“纯情”抑或是哲理的篇章，都是对真、善、美的追求，都传出净化灵魂、美化世界的良好意愿。

不管诗歌观点如何不同，但每一位诗人、诗论家都相信，诗是一种艺术。涂静怡认为，诗是“最精致的心语”（《我的诗观》），此语既概括了诗的抒情本质，也指出了诗人必须在艺术方面下苦功，这与大陆诗坛近几年流行的“玩诗”之说大相径庭。

《秋笺》中有不少精致的作品。

首先是构思上的精致。《四季吟》是夺目的一首。诗人选取了玫瑰（春）、海浪（夏）、落叶（秋）、蹇音（冬）等四种富有象征意味的物象，写它们对“我”的诱惑、影响；并分别通过四个“你说”，写出“你”对“我”的无微不至的关怀。一年四季无一遗漏（从时间的角度来表现关怀的全面周到），也无一冗笔（是否有冗笔不但是遣词造句的问题，也与构思有关），层次分明而又情思缕缕。构思的精巧，

使人叹服。

《雨伞下》同样精美。诗把抒情空间浓缩到“雨伞下”这“一方小千世界”之中，拉近了“你”与“我”的距离，构造了一个二人世界；跟着进行密集的情态描绘：“雨虽急骤 我心无惧”，“遂不知山路崎岖/泥泞四溅”——就“因有你同行”；“行在雨中 如入山林胜地/步履虽艰辛 我心如怡”，“且任浓云密布天宇/且不问雨有无停歇之意”——就“因有你扶携”。风雨是人生的风雨，山路是人生的途程，诗不是抒写“我”对“你”的依赖，而是抒写“我”对“你”的无比信任，而信任始发于爱。感情在小小的雨伞下获得高度集中的表现，境界虽小，但韵味无穷，这是以小胜大之作。

诗要求精练。为此，构思讲求集中，描写、叙述、议论等也讲求集中。对此，涂静怡是有成绩的。她着笔时，选“点”精确，所以在语言上取得以一概全之效。她在写人时很喜欢写眼睛：

“请回头 看着我/我的眼眸/是一池春水
满贮着/深/情”（《短歌》）；

“不再蜷曲的思绪闪现着/一个熟悉的影子
/是眸光凝视的焦点/是一幅空灵的画”（《郁》）；

“果真是什么也想不起了/又为什么/眼眸
所及/常常是你”（《寄》）；

“我的笔/只描你/凝眸中 那/痴痴的/一瞥”(《我的笔》)。

有人说：“眼睛是灵魂的窗户”。涂静怡善于通过描写“窗户”来刻画“灵魂”，下笔很精致。

同时，大概是因为涂女士是一位画家的缘故吧（她的水墨画——特别是动植物小品生动而有韵味，本诗集的封面及内页插画均是她的作品），她写景笔法简练形象而又富有动感，臻达“诗中有画”的效果。这点，读者是不难体会到的，故不在此议论。

其三是意境的精致。

我向来坚持认为，有意境的诗才是好诗。什么是意境？这问题历来众说纷纭。窃以为，意境是一个空间观念，它是“意（情思）的境，是读者能够体会到的、凝寄着作者思想感情的生活画面。”（详见《关于〈人间词话〉意境说寻绎》，载于《文学评论》1984年第6期及拙著诗论集《诗艺·诗美·诗魂》）。涂静怡写诗，很重视营构生活画面，以“承载”情意。《秋思》就是一例。

时间是秋夜，画面有“高过了小楼窗口”夜夜“举着有力的臂/为小楼也/为窗内的我/抵御侵扰的风雨”的小树，有“轻叩着我的窗棂”的月光，还有抒情主角——“我”。画面活动着：月光“许是在问：今夕何夕？/为何还沉酣在梦乡里”，“我”却在想像

着“来年的秋月会不会重圆？/来年的天空会不会蔚蓝？/来年的小楼可仍有风雨？”——“我”并没有沉醉在梦乡，而是沉吟于室内或辗转不眠于床上。“我”寻思结果是寄希望于“你”（树）：“如果来年有变/就让我变成一只小鸟吧/夜夜栖息在你的臂弯里/纵使/长眠不醒”。读者如身入其境，如见其人，还与“人”一道驰骋思绪。对诗中的“风雨”、“树”的喻指，很容易体会到，读者会享受到情境的美。这样的作品与那些打着“诗”的招牌的拙劣的呼号（可能还美其名为“直抒”）及缺乏感情的景物组列（如元人白朴的四首《天净沙》之类）是不可同日而语的。

除此之外，我们在《缤纷》、《有一天》、《小溪流》、《雨伞下》、《郁》等诗中，同样会享受到意境的美——最高档次的诗美。

有了这几个“精致”，使《秋笺》成为“精致的心语”。

因此，花城出版社以简体字印行这本诗集，我也虔诚地向读者诸君推荐这本诗集。

末了，请让我简介这位在台湾被誉为“诗坛女强人”的涂静怡：她是台湾省桃园县大溪镇人，早年丧父丧母，幼即失去怙恃，但她勇于面对生活，困勉苦读，终于成长；现任台湾《秋水》诗刊主编，已出版诗集《织虹的人》等五种，散文集《我心深处》

等两种，还有诗话集《怡园诗话》，编有《盈盈秋水》
（《秋水》诗刊的作品选）。她的诗作曾多次获奖。

1990.6.于广州

致《杨吹手》

挺如后一行小草

经风变化

仿佛更小了許多。

① 心态本似秀气

您今又想吃什么豆付否。

远处必有二付

落花 ~~草~~露水

想有清味

恐水土不服

吃不着

拉稀。

自序

也许是因为我曾出版过几本史诗性的长诗吧？一些爱护我的读者们便送我一项什么“爱国女诗人”的大帽子，使我感觉头上的压力好重好重。

而事实上，在日常生活中，我是很偏爱一切属于朴拙的东西：像精致的小摆饰、可爱的小艺术品或小盆栽什么的。欣赏那由慧心巧手所创造出来的小小世界，犹如一首首精美的小诗。

或许，由于童年的苦楚太多了吧？总忘不了那些苦难和无奈的日子。

常常，我喜欢把生活中的那些无奈、那些不美好的、不圆满的，藏于心灵的幽谷，兴致来时，化成诗句，使之美化。

我也喜欢沉思和做梦，在梦的世界里，寻觅些许的补偿和安慰。

《秋笺》，就是这些年来我在报刊上陆陆续续发表的小诗。不管你称它是“心灵的独白”，或是“梦”，既然已写出来了，就希望有人来读它，来分享。

我是非常相信“缘分”的，认为不论什么事，只

要随缘就好，不强求。

如果你我有缘，当你在偶然的瞬间，看到这本小书时，请珍惜我们的文字缘。还有，也请读我的真诚。

我如此期盼和祝福着。

感谢我的好友渠涵的推荐，“汉艺色研”的许杏安、陈正弦二位小姐及为这本书付出过心力的朋友，是他们的努力，才使我拥有了这本美丽的书。

涂静怡

1989年中秋于揽月小楼